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541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佳肴

街对面新开了一家苏北小吃店,卖秧草包子,翠绿好吃。想想这玩意儿过去是用来喂猪的,现在城里人当稀罕美食,也叫奇怪怪也!

秧草,是扬州人的叫法,学名苜蓿,很诗意的一个名儿。我认识秧草,应该是哥哥姐姐插队江浦的时候。刚下农村那阵,知青哪有心思养鸡喂猪?过了几年,扎根农村了,也学着农村人养几只鸡,春天再抓个猪崽回来,腊月杀了好几个肥年。当地人都说,养猪不赚钱,看看屋后田。也就是说,一头猪一年养下来,胡吃海喝的,又是饲料又是粮食,根本赚不着什么钱;但每天将这些肥料送到田里去,却是最好的粪肥。

在我的印象中,养猪很麻烦。一大早猪就拱得圈门山响,哼哼唧唧的,赶紧舀一盆焐好的山芋,掺上米糠送去。小猪仔又吃又屙的,铲出踩踏一夜的黑臭圈土,垫上干净的黄土,给它继续糟蹋去。苦了大姐,每天累死累活收工了,还要顺路打猪草。路边的秧草,塘里的水葫芦,收过庄稼田里的山芋藤、玉米秸……反正人不能吃猪能吃的,统统弄回来。我就是那时候认识的秧草。暑假里,帮哥哥姐姐烧饭,当伙头军,还要兼任饲养员,烧饭烧菜间隙,顺带还要打猪草喂猪。所以我那时候最恨猪,天天吧唧个嘴,肚子像个无底洞,永远填不满。尤其是一年养到头,喂到最后半个月了,还要催肥,膘长厚了能卖个好价钱。每天要焐上一大锅山芋,足足几十斤,也不够它一顿塞的。

更让我好奇的是,江浦农村习俗,不论哪家杀猪宰羊,哪怕打了一条狗,全村人都可以来吃大户。不用队长通知,白天你家杀猪了,晚上全村人都会涌来。像我们这样的下放户,在农民心目中也算有钱人了,杀猪请客不但要有肉有菜,还要贴上烟酒,否则说你小气。一头猪杀下来,半片全村人打牙祭,另外半片腌的腌、卖的卖,掰着手掐头一算,不赚还赔。

后来回城了,住苜蓿园,这才知道,南京城东这块区域,实际上600年前是皇家养马的破落地。苜蓿也不是什么宝贝玩意儿,就是喂马

的草料。想当年朱元璋要饭时,不要说养马了,人都养不活。他爹死了,找块黄土埋尸的地方都没有。又逢天降暴雨,一个炸雷,兄弟俩扔下尸体就跑。回来再找尸体,不知是被雷坑埋了,还是被洪水冲土掩了,反正这段老朱家最落魄之事,日后等他当了皇帝,居然被描绘成是老天爷开眼,炸雷塞土天葬,可见吹牛拍马的神功历朝历代都概莫能免。想到妙处,不由“噗嗤”一笑,亦是莞尔。

前些日子我在《青石街》上发了篇散文,说我小时候最恨吃飞机包菜,吃得心里寡寡的、潮潮的,能长出草来。群友曾建东发了张照片,是他自家种的包菜,说他们农村人现在也不吃这玩意儿了,都撕了拿去喂鸡。我仔细看了一下照片,确认他这喂鸡的包菜还不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飞机包菜,叶白茎细,应该比飞机包菜好吃得多。另一位群友沪宁也支持我的观点,说那时菜场卖的飞机包菜松松垮垮,叶色发青,又粗又柴,难吃得狠。她还回忆说小时候粮食不够,家里每天都是飞机包菜掺米煮饭,阿姨盛饭总是拣饭多菜少的给哥哥姐姐吃,说他们读书正在长身体,饿不得。有个男同学在课堂上饿昏了,老师还号召大家捐粮票帮助……这些往事说出来,年轻人大概像听天书,不了解的甚至会生出“何不食肉糜”的感慨。

也难怪,如今生活好太多,过去的苦难早就淡忘了,一些老话比如“油多不坏菜”啊、“车多不碍路,船多不碍海”啊,早已过时,没人相信且不能理解了。就像过去喂猪的山芋藤,现在配上红椒白蒜嫩肉丝,风情万种地端上来,在大饭店里也算一盘时髦菜;过去磨面没除干净麸皮的面粉,灰不溜秋的,现在理直气壮地叫全麦面,卖得比精面贵——都是吃饱了撑的,营造一些新概念而已。

顺便说一嘴,现在秧草包子之所以好吃,还是因为馅里猪油放得多,油闷住绿,不寡不潮,滑溜溜地顺进肠胃,顿生一种清新高雅的感觉。你真要是一点儿油不放,直接让他吃草,他也是要骂人的。

处。父亲说:“你们上去吧,我在附近坐一会儿。”我指着前面,示意父亲很快就能到,鼓励他爬到顶上去。我和张厂长搀扶着父亲一步一步拾级而上,终于到了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来过的穹窿山的祈福坛上。

平台上人很多,他们在围栏边纷纷拍照留念。站在山顶上,看到湛蓝的天空白云朵朵,再举目望远,对面山峦绵延起伏,如一幅静美的油画。父亲眺望着远处若有所思,心里仿佛有许多赞美的话想说,但难以言表。我们搀扶着父亲来到旁边的廊檐下,让他坐下歇息。

我和张厂长在附近转转,东面下坡的路旁有波纹石,石上的波纹就煞是壮观。穿过高低错落的廊房,来到了望湖楼。楼前平台上,游客三三两两喝茶聊天,很是舒心惬意。

我们不能多停留,赶紧回到父亲身边。看时间还早,我们又往望湖亭开去。望湖亭柱子上有一副楹联:澄心涤虑放怀天地外,养性修真服气山水间。这是何等的境界!

回忆起这些往事的时候,父亲已离开我们一年了,多么想与父亲再次登上穹窿山。

再往前行走,稍加留意,还有意外的惊喜。一堵红砖墙上,一道长长的裂缝变成了一条绵延的沙漠线,裂缝上画了三只骆驼,它们昂着头,脖子弯成了优雅的弧形,驼峰饱满而挺拔,正排成一列缓缓前行。此时正是夕阳西下,墙根下的无名野草在微风中轻轻摇摆,恍惚间似乎听见悠远的驼铃声在暮色中回荡。原本丑陋的裂缝,变成了通往远方的诗意之路。

灰黑色的窰井盖也能成为艺术创作的源泉。有人在窰井盖上用白色油漆画了螺旋状的纹路,又在前面添加上两条细长的触须,触须的顶端点了两个小圆点,生锈的窰井盖变成了一只爬行的蜗牛。行人路过时,遇见这样可爱的蜗牛,一定会驻足观赏,小心绕过,生怕惊扰了它的行程。

这些细微之处的涂鸦,悄然改变了小巷深处的气质,歪斜的老树、灰白的砖墙、老旧的窰井盖……有碍观瞻的小瑕疵也能带来浪漫的艺术气息,成为富有美感的艺术作品,也让路过的行人发出会心的微笑。

冬云心境

初冬的云,其实没有什么特点。

夏天的云朵,何等热闹,又何等迅猛。一片乌云来,一片乌云走,顷刻间便有了一场酣畅的大雨。有时候像是刚弹好的棉絮,蓬松饱满;或者如发酵的面团,极度膨胀,给天空带来一些惊喜。秋天的云朵,形状最丰富。但凡你能想出来的物体,在秋日的天幕中都可以找到对应的形状。像海浪、像雪山、像大象、像小狗……天高高的,云卷云舒,自在得很。看得久了,觉得自己也成了一朵云,几乎要融在这奇幻的世界中。春天也有云,颜色比较淡,质地有点稀薄,就是这薄薄的云朵也可以托举起无数只风筝在空中飞舞。

唯有这初冬的云,说浓不浓,说淡不淡。既没有夏云的泼辣,也没有秋云的飘逸。它们就这样漫不经心地挂着,像书法家写完字后的洗笔水,稀稀落落,不成样子。颜色也含含糊糊,不是灰,不是白,和小时候我穿的旧棉袄里露出的棉絮一样,没有一丝光鲜的感觉。

慵懒的麻雀吃饱了草种,停在晾衣绳上闭目养神。我抬头看见云就从它们头顶上慢慢铺开。此刻的云不像夏天跑得那么急,一步一挪,和街坊李大妈提着菜篮子去街口买菜一样,步履蹒跚,还时不时停下来与熟人打招呼,聊会家常。

看我一个劲儿地抬头看天,妻子走过来循着我的目光看,“这有什么好看的,普普通通,每天不都是这样吗?都10点了,抓紧去买点早餐回来吃。”我一边打量着这漫天若有若无的云,一边移步去大街上买早点。小笼包刚出锅,冒着热气,白汽袅袅地飘向天空,一阵风吹过就不见了。卖包子的老板抬头看看天说:“初冬的云最实在,这样的云,怕是能晴上好几日了。”事实也是如此,诸如“初冬棉絮云,来朝必雨淋”“初冬云带黄,雨雪下不长”“冬云越高,天气越燥”,这些农谚都是千百年来人们和云朵打交道总结出来的经验。

有一年,我在宣城爬敬亭山,登上山顶,极目远眺,没有看到“众鸟高飞尽,孤云独去闲”的境况,却看到山脚下的阵阵炊烟,乳白色的,一缕一缕,比天上的云还有精神。我老家的炊烟也很壮观,但不是一缕一缕的,而是一团团,将整个村庄都包裹其中,天和地也连接在了一起。

在老家的日子,我喜欢在初冬的周末赖在被窝里。阳光透过窗棂投出一道细长的光带,照在被子上,光带里飘着无数颗细小的尘埃,像是夜空中慢慢移动的星星。我觉得顺着这条光带,我能走很高、走很远,越过窗棂,到达很远的地方。那时候,总觉得日子过得慢,也总盼着快点长大,好去更热闹的世界看看。如今长大了,却格外想念那些平淡的日子,就像初冬的云,没有什么特殊,却让我心里踏实。这时节的云,它们从容得很,不争春,不抢夏,也不学秋云那样花样繁多,它来去自由,聚散随缘,一切都那么随性、自然。

前几日翻看丰子恺先生的画作,想给一本杂志做插图。端详了好久,丰子恺先生的画作也很平淡,内容多为日常小景,笔法简洁质朴,就像初冬的云一般,没有什么出格之处,却能从这平常之中读出生活本真的状态。

大多时候,我们的日子都是平淡淡淡,却也在平淡里埋藏了许多细碎的温暖和祥和。

□山东济宁 徐龙宽

花一样的女孩

林老师是大学书法教授,因为今年的年度书法主题展,特邀请她写一幅书法作品,今天她让我们学校上学的女儿顺带捎给我。

上午我去林老师女儿班级取作品。我与她的女儿不熟悉,只是见过一次面,印象中是一个很阳光的女孩。刚到教室门口,就见女孩从教室里走出来,带着甜甜的笑容,把林老师的作品给了我,随手还给了我一块包装精美的小饼干,笑着对我说:“这是我自己烤的。”因为她要上课,没有时间交流,在惊喜与仓促间我竟想不起来要对她说什么,下意识地握了握她的手,兴奋地说:“谢谢你,谢谢你。”她回给我一张笑脸,轻盈地转身进了教室,我也拿着作品走向我的办公室。一路上,我心里甜滋滋的,一直在欣赏着这块用彩色塑料纸包着的小饼干。

回到办公室,我放下林老师的作品,就开始仔细欣赏这份特殊的礼物。这是一块浅绿色的饼干,它像一枚盛开的花朵,四片盛开的心形花瓣被一根花柄支撑着,花中间是个镂空同心圆,上面还嵌着一颗白色的心形小糖果,我想应该是白色巧克力吧!包裹饼干的是透明彩色塑料纸袋,纸上有许多卡通的小贴画,小白兔、小猫、小熊、小鲸鱼……充满童趣,小塑料袋一端用一根小小的绸带系着,这是怎样一条素雅的青带子呀,乳白色的绸带上印着一颗颗小小的绿色的心。整个色彩搭配都是淡绿色,特别雅致。多么心灵手巧的姑娘啊!

谢谢你,花一样的女孩!愿你开心成长,一路花开!

□南京 徐冬青

登穹窿山

那时,父亲与我住在一起。因为年纪大了,腿脚常年疼痛,行动不便,需要每天吃药,一直没法登山。想到苏州西郊的穹窿山不怎么高且风景不错,还可以自驾上去,便决定重阳节那天带他去体验一下登山的乐趣,享受一点快乐的野外生活。

那天,我和同事张厂长一起开车带着父亲,来到山下先找了一个农家乐,尝了当地的羊肉。父亲吃到了色香味俱全的羊汤,一个劲地说,好吃,脸上露出孩子般的笑容。汽车沿着山边乡村道朱买臣路直往穹窿山景区方向行驶,沿途的山村都被绿色环抱着,仿佛穿梭在桃源世界里。

沿着山路缓缓前行,一会儿来到了洞天处。当我把父亲从车里搀扶出来时,周边的人看我的眼神都有点“敬佩”。我说:“我父亲不能爬山了,只有开车上来。”这里曾是乾隆皇帝登山祈福经过的地方,一看离山顶望湖楼还有六百五十米,便继续驱车往山顶方向驶去。

山路蜿蜒曲折,车一直开到了离山顶不远

□南京 吴晓平

□苏州 徐建平

涂鸦治愈了瑕疵

一座城市,不是每个角落都光鲜如新,老旧建筑物的四周难免有些瑕疵。

我是在一个小巷深处发现这些细节的。这是一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工厂宿舍楼,环绕楼房的斑驳围墙,那些裂开的缝隙,掉落的沙灰诉说着岁月的沧桑。围墙旁立着一棵梧桐树,它没有如云的树冠,也没有遒劲的枝条展示着魁伟,反而在向上的生长过程中有些歪斜。但这并不妨碍浪漫的都市人,把它变成一件令人惊艳的艺术品。

有人在树干底部绘出一扇拱形小门,门上架着小小的木梯,连接至一扇敞开的窗,粉色的窗帘飘起,一只可爱的小花猫探出身子,一双圆溜溜的眼睛眺望远方,窗户玻璃上还倒映着蓝天白云。虚实交错间,让人恍惚觉得那扇窗后真有一个烂漫的童话世界。

再望向灰白的旧墙,墙上有一只憨态可掬的小棕熊正在津津有味地舔舐冰淇淋,贪吃的模样让人忍俊不禁。墙根处,还绘有一丛碧绿的兰草,叶片舒展,仿佛在风中摇曳。

□南京 关立蓉